

大唐悬疑录 4

# 大明宫密码

易学奇书《推背图》引爆大唐皇室危机

相传，唐代数学家李淳风、天文学家袁天罡合著《推背图》，仅六十则谶言便算尽天下大势。可谁知，被封禁在皇宫深处的《推背图》，竟卦象突变，这场两代皇室之间的谋杀暗局正一步一步接近历史终点……

唐隐 作品



大唐悬疑录 4

# 大明宫密码

唐 隐 作品

 江苏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大唐悬疑录 . 4, 大明宫密码 / 唐隐著 . -- 南京 :  
江苏人民出版社 , 2017.7  
ISBN 978-7-214-21072-2

I . ①大… II . ①唐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61094 号

书 名 大唐悬疑录 . 4, 大明宫密码

---

著 者 唐 隐

出版统筹 陈 欣

责任编辑 张一申

选题策划 上海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特约编辑 计双羽 王菁菁

封面设计 冯玉超 石 磊
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1

字 数 302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21072-2

定 价 36.00 元

---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关于《推背图》的历史与真实

历史上著名的谶纬预言书《推背图》，巧妙地将易学、诗词、谜语三者结合，堪称谶纬文化与古典文学结合的典范之作。

史料上关于《推背图》的记载始终不断。其中南宋岳珂的随笔《程史》中，更是记载了一段宋太祖赵匡胤查禁《推背图》的往事。一千多年来，有关《推背图》的原著者、原作成书时间一直众说纷纭、扑朔迷离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现存的《推背图》是由历朝历代文人不断增衍创造的，是一部民间集体编撰的作品。

不过，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作为《推背图》传说中的作者，唐代的袁天罡、李淳风二人，确实曾合著过一部预测时代更替的书籍，名为《太白会运逆兆通代记图》，很可能正是《推背图》的原型。

## 《大明宫密码》人物表

● **裴玄静**：本书女主角，女神探，女道士。大唐宰相裴度的侄女，唐朝著名诗人李贺的未婚妻。中国古代神仙传记《续仙传》中记载“五云盘旋，仙女奏乐，白凤载玄静升天，向西北而去”，是古代传说中著名的女仙人之一。

● **崔森**：本书男主角，以江湖郎中的身份示人，行事神秘，具有多重背景，与大唐皇家有着隐秘渊源。

● **李纯**：唐宪宗，唐朝第十一位皇帝。在位期间成功削藩，巩固了中央集权，实现“元和中兴”，是唐朝中后期历史评价最高的君主。

● **段成式**：唐代著名小说家，宰相武元衡的外孙，博闻强记，所著《酉阳杂俎》意义深远，一度影响了《西游记》《聊斋志异》的创作。

● **聂隐娘**：魏博藩镇大将聂锋之女，身怀绝技，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刺客。

● **韩湘**：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侄孙，传说中的八仙之一，世人多称其为“韩湘子”。

● **李贺（长吉）**：唐代诗人，字长吉，裴玄静未婚夫。有“诗鬼”之称，与“诗仙”李白、“诗圣”杜甫、“诗佛”王维齐名。终生郁郁不得志，

27岁即英年早逝。

- **杜秋娘**：唐代歌妓，尤以一首《金缕衣》流传后世，其中“好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花落空折枝”为千古名句，受到唐宪宗的宠幸，封为秋妃。离开大明宫后，六十多岁时遇大诗人杜牧，杜牧曾写诗感叹。

- **裴度**：唐代四朝宰相，文学家，裴玄静叔父。继武元衡之后辅助唐宪宗李纯削藩，平定淮西，功业卓著。

- **吐突承璀**：神策军中尉，是唐宪宗最宠信的宦官，心机颇重，权势极大。

- **郭念云**：唐宪宗的贵妃，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孙女。因郭家背景显赫而遭到唐宪宗的忌惮，一直不肯册封其为后。

- **李忠言**：唐宪宗之父——唐顺宗最信任的内侍，顺宗死后成为其丰陵的守陵人。

- **陈弘志**：唐宪宗的贴身内侍。

- **李弥**：诗人李贺的弟弟，智力低下，但记忆力惊人。

- **汉阳公主**：唐宪宗李纯的胞妹，后嫁给郭縱。一生历经唐德宗、唐顺宗、唐宪宗、唐穆宗、唐敬宗、唐文宗六朝。

- **柳泌**：唐代方士，因自称能炼出不死之药而被唐宪宗看中，并命他至台州任刺史，驱使吏民采药炼丹。

- **郭縱**：郭子仪之孙，升平公主和郭暖之子。娶顺宗之女汉阳公主李畅为妻，极受恩宠。

- **李忱**：唐宣宗，唐宪宗李纯的第十三子，早年被视为智力低下，后经宦官拥立为皇帝，在位期间唐朝社会繁荣安定，史称“大中之治”。李忱也被百姓尊称为“小太宗”。

- **郑琼娥**：十三郎李忱的生母，原为叛臣李琦之妾，后成为郭贵妃的侍婢，受唐宪宗临幸生下李忱。

“扑哧”，随着烛花一爆的声音，周围突然变亮了。

段成式的眼睛迅速适应了光线的变化。他发现，自己正置身于一间阔大的房舍中。哦，不对，此处梁架高耸，斗拱宏伟，绝非普通房舍的规制，应称之为殿堂更合适吧？

殿堂深广，光凭面前这支蜡烛的微光，根本望不到边。重重幔帐自顶悬下，堂中遍布阴影，空旷阴森。

仅有一人端坐在烛光对面。

半旧灰布袍，黑幞头下露出的发角已经斑白了，颌下的胡须倒还浓黑。额头上皱纹密布，两只眼睛里却精光熠熠，让人猜不透年纪。见段成式盯着自己，他微微点了点头：“在下姓辛，名公平。”

“在下段成式。幸会。”段成式问，“是你给我讲故事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段成式犹豫了一下，终究没憋住：“这是……哪儿？”

辛公平但笑不答。

段成式有些发窘。人家事先说好不暴露身份地址，自己当然不应该打听。可是这间殿堂气魄宏伟，里面却又空空如也，非庙非观，没有任

何可供联想的装饰或布置，实在叫人匪夷所思。根据约定，段成式是被布套蒙头，乘马车而来的，所以完全不知如今身在何处。但此刻周围非凡的静谧，又纯然不像在俗世空间。

再说这位辛公平，既然大费周章隐匿身份，却一见面就报上姓名，岂不怪哉？

段成式转念一想，多半是化名吧。也罢，不计较那么多了，听故事要紧，便拱手道：“听说，你有一个最难得的故事可以讲给我听？”

“那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恐怖至极的事情。段郎准备好了吗？”辛公平的语气肃杀中带着轻蔑，料定段成式会被吓倒似的。

越恐怖越好！段成式心想，否则怎对得起我受的这般委屈？遂挺直身躯道：“请说吧。”

“此事，还要从我与成士廉共赴长安说起。”

“成士廉是谁？”

“他是在下的一位同乡兼好友。当时，我二人各自担任的县尉之职都到了期，朝廷要重新任命我们。于是我与成士廉相约，一同由洛阳去往长安。”

“二位曾任哪两个县的县尉？是什么时候任期到了？”

辛公平注视着段成式：“段郎再这样追问喋喋，我就很难往下说了。”

段成式面红耳赤。

辛公平讥讽地说：“我看还是先约法三章吧。在我讲故事的过程中，段郎只能听，不能问任何问题。段郎若答应，我便说，否则……”

“我答应。”

为了收集全天下的奇闻怪事，段成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。直觉告诉他，今天自己将会听到一个最骇人听闻的故事，其诡谲可怕的程度必将远超以往。他紧张地握起拳头。

辛公平开始叙述了——

那天日暮时分，天上突然浓云密布，下起大雨来。四野昏暗如夜，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我和成士廉赶到洛阳西面的榆林店避雨。



客栈里只剩下一张干净的床榻，但已有一位绿衣客人在上面休息了。客栈老板势利，见我们身着官衣乘马车，便想驱赶那位绿衣客人，为我们让出床榻。我阻止了老板，请绿衣客人仍在榻上休息。夜深，我与成士廉饮酒，邀绿衣客人一起。他欣然前来，介绍自己名叫王臻。大家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。因王臻也要去长安，便约好三人结伴。

次日上路后，我们却发现王臻有些古怪。他从不在白天与我们同行，但又总在夜宿时突然出现。他能准确地预言出我们前行时遇到的人和事，连将会吃到的食物都讲得分毫不差。

如此三番两次，我实在好奇，便乘在闾乡借宿的机会，询问王臻究竟有何神通。

他的回答让我和成士廉大吃一惊！

王臻说，其实他是来自阴间的迎驾者。迎驾，当指迎接皇帝。来自阴间的迎驾者，岂不就是来索皇帝性命的？

我不相信，天子上仙，怎么可能仅由王臻一个来迎驾？

王臻却说：“不止我一人，还有五百骑兵和一位大将军。我只是大将军的随从。”

我还是不信，那么多人都在哪里？

王臻微笑着回答：“前后左右都是，只是二位看不见罢了。”

随着他的话音，周围暮色四合的旷野上，突然刮起一阵疹人的阴风。黑暗中，朦朦胧胧地浮现出成群的马匹，排着整齐的队列，一眼望不到头。马上的骑士身披战甲，面孔被头盔遮得严严实实。最令人骇异的是，所有马匹的四蹄都不踏在地上，从地面升起的浓雾将它们托在半空间。

下一刻，整支骑兵队就又消失在夜色中。

我和成士廉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华阴既过，长安在望。是夜，我们共宿灞水馆驿。

王臻说：“大将军和我的使命是迎接皇帝上仙，实为世间难得一见的诡谲大事。我愿请辛县尉随同一观。”又指成士廉命薄，不宜观看上仙，让他先去长安开化坊投宿。

根本不容我们思量，一切便这么定下来。

翌日，成士廉自去投宿。夜幕降临时，我如约来到灞桥之西的槐树下。还未站定，便觉一阵阴风袭面，眨眼间，已有一队人马出现在面前，正是那支我已经见过的阴兵。一匹马跑在最前头，马上的骑士微微抬起头盔，我认出了王臻的脸。身披重甲的他威风凛凛，和客栈中落魄的绿衣客判若两人。

王臻带我去拜见大将军。大将军相貌威武，暗夜之中，身上的黑色甲冑仍然幽光锒锒，让人不敢直视。大将军嘱咐王臻照顾好我，遂下令入城。

就这样，我随着这队奇异的人马由通化门进入长安城。明明在宵禁，但当我们的队伍抵达时，本来紧闭的城门、坊门竟然一扇接一扇地打开。穿街过巷，沿途见不到一个行人，却有黑衣吏者在路边迎候，全都匍匐于地，看不见面孔。

我恍然意识到，鬼兵过境之处，活人尽退，阴阳界的大门随之开启。此刻我所见的长安城，已然是一座阴间的长安城了。而那些在路边迎候的黑衣人，全都是鬼魂。

当我们到达天门街时，突然闪出一名紫衣吏，拦在队前，对大将军说：“人马太众。为掩人耳目，应分兵去往皇宫。”

于是大将军命兵分五路，待到大明宫外时，队伍又停下来。大将军烦闷道：“时限就要到了。可是皇帝身边设有道场，万神相护，不能奉迎上仙，这可如何是好！”

王臻道：“可在宫中举办一场夜宴，具备荤腥，令众神昏昏。我们便可以动手了！”

大将军微笑点头。一切布置妥当，大将军身上的黑甲放出金光——迎驾开始了！

队伍经丹凤门，直入大明宫中。侧行至光范门，穿宣政殿，再往东一拐，从崇明门进入内廷。和此前一样，路上畅通无阻，沿途的守门兵将和内侍个个呆若木鸡。殿宇和宫道的周围，零零落落地跪伏着面目模糊的鬼魂。

终于来到皇帝举行夜宴的殿堂。大将军命人将此地团团包围，随即

偕五十名阴兵持械入殿。

我也一起跟了进去。但见满堂烛火泛着绿光，殿中丝竹并起，歌舞甚欢。然而乐工舞妓个个面无表情，只像偶人一般动作着。对于闯入殿内的甲兵，他们也视而不见。我发现他们虽都是活人，却神思恍惚，好似堕入噩梦之中。

高高的御座上，端坐着皇帝。唯独他将目光投过来，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唇边泛起一抹不胜凄凉的笑容。我惊得差点儿叫出声：不好，皇帝看见我们了！

就在这时，又有一人入殿来。他穿着绿衫皂裤，外披七彩斗篷，头顶竖着狰狞的兽首皮冠。最可怕的是，此人的脸上没有五官，只有一张煞白的面皮。在他的双手间，还捧着一把匕首。匕首的形状很奇特，前后一样宽，就如同一把特殊的直尺。

他来到大将军面前，用阉人般不男不女的声音宣道：“时辰到了！”

大将军皱起眉头，摆了摆手。那人便一步步登上御阶，跪在皇帝面前，高举起匕首。

顷刻间歌乐齐喑。皇帝凝视着匕首，突然站起来像要躲闪。不料匕首向上放出一道寒光，皇帝的身子猛地晃了晃，左右连忙将他扶入西阁，许久都没有出来。

大将军说：“时辰不可违！何不即刻迎圣上上仙？”

西阁内有人在问：“给圣上洗完身子了吗？洗完就上路吧！”随后传出沐浴之声。

五更天时，皇帝终于被人扶出西阁，坐上碧玉的车舆。我看见他的面色惨白，身形轻飘如纸，心中禁不住一阵酸楚。

大将军傲慢地对皇帝说：“着甲之人，不便下拜。”又道，“人间艰苦，天子辛劳万机，且深居宫廷，色欲纷扰，您那颗纯洁纯真的心还在吗？”

皇帝漠然回答：“心非金石，诱惑之前，孰能不乱？但现已舍弃一切，释然了。”

大将军发出嘲讽的笑声，遂引玉舆出殿。自内廷及诸宫门，宫人们好像才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呜咽痛哭着，伸手去拉扯玉舆，又擦拭着从舆

上不停淌下的鲜血，不忍其离去。

过了宣政殿，队伍如疾风惊雷，飒然向东而去。

直至出了望仙门，大将军命王臻送我离队。王臻将我引到了一户宅院前，便如一道烟般消散了。

此时我已仿若痴人，许久才想起去叩门。成士廉果然从门内迎出来，急于打听上仙的情形，而我却连一个字都不敢对他提起……

良久，段成式才从极度惊恐中幡然醒转，大叫起来：“你胡说！”

“我胡说？”

“你说皇帝死了？！”

辛公平平静地回答：“正是。”

“那不是胡说吗？圣上驾崩，我们怎么都不知道？”

“为什么要让你们知道？”

“你！”段成式气极，“你还说这一切都是亲眼目睹？简直，简直……咳！我鬼迷了心窍才来听你的这套胡言乱语！而且还是诅咒君主，活该千刀万剐的鬼话！”

“所以你不信？”辛公平慢条斯理地反问。

“当然不信！”

“那段郎的脸色怎么变得如此苍白？”

段成式大口喘着粗气，他想反驳，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，嗓子眼仿佛被内心翻涌的怀疑和恐惧堵住了。

辛公平冷笑：“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我所说的，句句属实。”

“绝不可能！”段成式终于想出了驳斥的理由，“你说皇帝死了，可我爹每天都上朝，日日在延英殿中与他召对的又是谁？你说啊！”

“说不定是鬼呢？”辛公平仍然不紧不慢地道，“我只知道皇帝死了，而且是被残忍地杀害的。我亲眼所见，他的血就洒在大明宫的御阶上，洒了一地，怎么擦都擦不干净……”

段成式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断喝道：“好！要让我相信你，除非你能说出事发的确切日子！”

辛公平阴惨惨地笑起来：“日子么？我记不清咯……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？也可能就发生在昨天？”

“疯子！”段成式一跃而起，朝殿门冲过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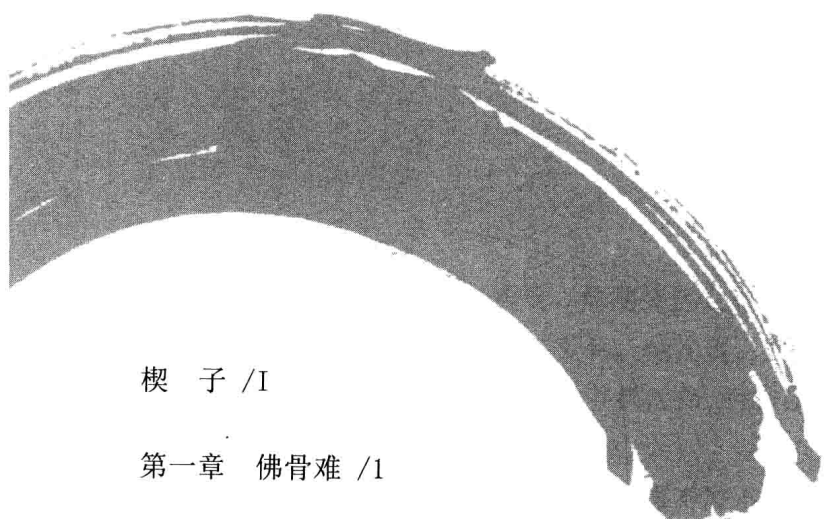
从辛公平口中问不出实情来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找出真相！段成式不知道自己在此地待了多久，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？他必须亲眼看一看周围的环境，才能判断自己究竟被引到了什么地方。

段成式用尽全力才推开厚重的大门，却没有预想中的阳光扑面而来。

兜头罩上来的是黑布套。段成式的双手也被扼得死死的。他又踢又叫，头套中的空气却越来越稀薄……

段成式不能呼吸了。

# 目 录



楔 子 /I

第一章 佛骨难 /1

第二章 鬼推背 /77

第三章 水如天 /135

第四章 龙涎香 /197

第五章 蘋花梦 /255

尾 声 /318



# 第一章 佛骨难

## 1

大唐元和十四年的正月，因为一个消息，帝都长安陷入了癫狂。

百姓们奔走相告——皇帝要迎佛骨了！

据传在去年的腊月里，功德使上书皇帝言：“凤翔法门寺塔有佛骨舍利，每三十年一开。开则岁丰人安。来年应开，请迎之。”皇帝欣然应允，下诏将于元和十四年的正月十二日，奉迎佛骨至京师。

这将是大唐立国以来的第六次迎佛骨。

长安以西扶风县内的法门寺中，存有一枚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舍利。贞观五年，大唐太宗皇帝第一次迎奉舍利，但只是开启法门寺塔基，在当地举行仪式，并未迎佛骨入长安城。第二次是在高宗显庆四年，佛骨被迎至长安供养，后送往东都洛阳。历时四年才送还法门寺，仪式规模宏大。第三次迎佛骨则是在长安四年，女皇武则天命高僧法藏等人在除夕日将佛骨迎至长安崇福寺，次年正月十一日又迎入神都洛阳，盛况空前。同年，武则天退位，随后驾崩。佛骨因而滞留洛阳，直到景龙二年时，才由中宗皇帝下令送归法门寺，并钦定法门寺舍利塔为“护国

真身宝塔”。

安史之乱后，肃宗和德宗皇帝分别举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奉迎佛骨。因为大唐已经由盛而衰，藩镇割据，民生艰困，所以这两次迎佛骨的规模都比较小，时间短，皇家所赐的财物也不多。

上了点年纪的长安人都还记得贞元六年时，德宗皇帝那次多少有些寒酸的迎佛骨。不知不觉，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，又轮到德宗皇帝的长孙，英明神武的当今圣上来奉迎佛骨了。

今非昔比。如今的大唐就如涅槃的凤凰一般，在皇帝苦心孤诣的努力下，终于展现出中兴的气象。此时迎佛骨，不正象征着佛祖在护佑大唐浴火重生吗？这必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大盛事！

往年从除夕到上元节的半个月里，人们都在家中辞旧迎新，进出北京的旅人要比平时少许多。今年却是另一番景象。为了争睹三十年一遇的迎佛骨，来自各地的僧侣和信徒，乃至各国使节均蜂拥进入长安城。

元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。就在迎佛骨的前一天，一场暴雪从天而降。

长安以东三十里，秦岭深处的蓝关道上，漫天飞雪片刻便将崇山峻岭染成了一片银白。积雪很快没过马蹄，又被车轮碾出深深的印记。人们拼命鞭策着马匹前行，他们都是从洛阳等地前往长安欢迎佛骨的，必须赶在今天日落前进入长安城。

偏偏一辆马车横在狭窄的山道口，堵住去路。

马车本就破旧，还拴着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。车轮因雪打滑，陷入了道旁的沟中。驭者一个劲抽打老马，无奈这可怜的畜牲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怎么也动弹不得。

人们围拢过来，发现这辆车和大家的方向都相反，是离开长安往东去的。顿时吵嚷声四起——

“这种时候出什么京城啊，也不好在家过完年再走！”

“就是，还带那么多行李，又不肯花钱雇一驾好车。这不是耽误大家的工夫嘛！”

驭者急了，反驳道：“你们讲不讲理啊，大路朝天人人走得，凭什么单说我们！”



“我们都是为了赶去京城迎佛骨的，独你这辆车反向而行，阻了大伙儿的路，坏了众人的福气，我们当然要骂！”

车帘一掀，一位青衣老者自车内探出头来，肃容道：“礼佛须先向善。佛祖教诲不妄言、不恶口，你们如此口出恶言，即使礼拜了佛骨，又能有何福报呢？”

霜雪刮在老者清癯的面孔上，他的话音不高，形容也十分憔悴，却自有一番凌厉的风骨。众人心中不愤，一时竟也回不出话来。

正在相持，从山道东面跑来一匹快马，转眼到了车前。马上的郎君高喊：“叔公！”

韩愈一愣，便见侄孙韩湘翻身下马，疾步上前向自己行礼。韩湘的头上身上落满了雪花，头发眉毛都成了白色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韩愈又惊又喜。

“叔公，事情我都听说了！”韩湘一开口就呼出大团热气，“我特地从终南山中赶来，想送叔公一程。只是不知叔公何时上路，所以紧赶慢赶的，不料竟在蓝关这里遇上了！实在太巧了！”他左右四顾，“您怎么……就这一辆车？”

“我知道今天会有大雪，故而让其他人在灞桥驿歇宿，待雪停后再出发。”

“那您自己……”

韩愈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皇命不可违，我须尽速赶往潮州赴任。”

还说什么赴任！韩湘心中感慨。

早传得沸沸扬扬了：叔公因为上了一份《谏佛骨表》，立阻皇帝奉迎佛骨，触怒天颜，被圣上贬谪到潮州去任刺史。潮州乃岭南蛮荒之地，叔公此行的艰难坎坷可想而知。

才刚上路又遇大雪，难道真是天道不公吗？

两人没说几句话，围观众人等得不耐烦，又纷纷叫嚷起来。韩湘不欲与他们啰唆，便捋起袖子去推车，想给那匹老马帮个忙。怎奈车载太重，他费了吃奶的劲，车轮仍然在沟中卡得死死的。

“叔公，您装的什么这么重啊？”